

05 蒋氏王朝日渐落寞 “两蒋”行馆命运各异



不说已知
只说未知

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乡；故乡不可见兮，永不能忘。

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陆；大陆不可见兮，只有痛哭。

天苍苍，野茫茫，山之上，国有殇。

这是草书大家、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临终前手书的诗句。1949年，于右任随着蒋介石来到了台湾，从此远离故土，并于1964年在台北病逝。11年后，蒋介石也在异乡台北画上了他人生的句号。

从1949年以62岁的年纪，黯然落脚台湾，蒋介石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，长留在蕞尔小岛，没有再离开这36000平方千米土地一步，他毕生都在编织着“反攻大陆”的美梦，至死方休，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故土。

蒋介石去世后，蒋经国即指示将各行馆归还原来的单位自行运用，仅保留角板山新宾馆作为正式的“总统宾馆”，角板山新宾馆也是当时全台唯一一处正式的“总统行馆”。此后，各地的蒋介石行馆纷纷取消了原先军事戒备森严的限制，但是即便蒋经国做出此指示，由于蒋家的威势仍在，大多数行馆主管单位还是不敢贸然行动，直到李登辉执政后，这种情形都没有完全改变。只有少数行馆在蒋经国指示下，交给“救国团”等团体供民间住宿与青年度假使用，多数行馆或改为蒋介石的纪念厅，或是宁可闲置以避免争议，要想住进“总统”套房更是一般人的奢望。至于蒋介石常住的慈湖宾馆，则成为蒋介石灵柩暂厝之地。

此外，蒋经国正式当家后，宋美龄避居美国，为了表示对宋美龄的尊崇，蒋经国还是长期保留士林官邸，同时划拨预算进行修缮，作为宋美龄在台的住所。但是士林官邸已

失去了当年的风光，渐渐消逝在政治舞台之上。而蒋经国居住的七海官邸，也成为其夫人蒋方良孤单向晚的所在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不少蒋介石的行馆因建筑简单，加上台湾山区多野火、强风和暴雨的侵蚀，难以久存或不堪使用，如草山行馆、合欢山松雪楼都一度荒废，而桃园角板山的复兴宾馆、中横的青山别馆与大雪山宾馆均遭大火被焚毁。

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打着反蒋、反国民党招牌的民进党人士跃上台面，“两蒋”行馆也成了被批判斗争的对象，例如彰化八卦山行馆，就被民进党地方政府以已达到使用年限为由拆除了。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，民进党“去蒋化”攻势更甚，即使能躲过天灾的侵袭，蒋介石行馆依旧命运各异。如草山行馆遭人焚毁，荒废在山林之间。一些行馆被改建为贵宾别墅，供游客住宿，还有一些被辟为历史文化和美术展厅使用。

其实，在台湾又有何处不归蒋介石所有、所管？既然尽归我有，又何须汲汲于私产？不过话说回来，那些蒋介石再次造访概率微乎其微的行馆，即使关闭，同样也要拨专款，派人维护，虽无行馆之名，却有行馆之实，账自然要算到蒋介石身上。

“两蒋”功过已交给历史评判。如今蒋家在台的淡出与锋芒蛻尽，不但反映出蒋氏王朝日渐落寞的命运，也让人看到岁月的无情。

【注释】

于右任(1879年4月11日至1964年11月10日)，陕西三原人，祖籍泾阳。原名伯循，字诱人，别署骚心、髯翁，晚年自号太平老人。早年为同盟会成员，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职务，前后共任监察院院长34年。精书法，尤擅草书。

(摘自《蒋介石后传：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》师永刚方旭 著)



蒋公行馆

17 到龙泽花园游泳



虐心的爱
残缺的美

我们到了龙泽花园。早上走得匆忙，我没认真打量这幢大厦，从车上看，它的形状像一只开屏的孔雀，又像一朵怒放的荷花，如此富有想像力的作品，真的出自他之手？

大厦内部金碧辉煌，水晶吊灯、壁画、喷泉、四面环绕着棕榈树。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衣冠楚楚，几位衣着时髦的少妇，手里抱着穿着花衣、打着蝴蝶结的小狗，在大厅一角的沙发上闲聊。刺眼的珠宝，刺眼的朱唇，刺眼的华贵。

沥川说大厦结构复杂，他必须拉着我的手，以防迷路。保安见到沥川，快步走过来，神态恭敬：“王先生。”

沥川停步，等他说话。

“您的助理苏先生来找过您。”

“哦，我把手机关掉了。”他拿起手机。怕打扰他谈话，我打算避开。他一把拉住我。

“是我，沥川。”

“我还差最后两张图。提前？不可以提前。除非他们多付钱。”

“多付多少？我不知道，你找预算部的人去算。”

“晚上有会？什么时候说的？哦……对，例会，我忘记了。”

他看看手表。

“请他们回去。我不大舒服，来不了。”

他收了线，刚要把电话放回口袋，手机又响了。

他看了看ID，打开电话：

“哥，挺好的。”

“安排不过来，再等两个月吧。你二月份在哪里？”

“我有可能去苏黎世，行程让秘书通知你。”

“已经收到了，谢谢。”

“我在睡觉，还没起床，昨晚熬夜了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他收线，歉意地看着我说：“现在我们可以去游泳了。”

我们一起上楼，换了游泳衣，一人披

一件浴袍，坐电梯到了三楼。

游泳池共有两层。三楼的这层只有一池碧水，空无一人。我凭栏下望，二楼的泳池更大，附带一个小型的儿童水上乐园，但只有不到十个人在水中玩耍。

“你确信你会游泳，不会淹死？”他忽然问。

“不会。”

“以前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他也说会游泳，然后，他当着我的面往下跳，一秒钟后就大喊救命。”他打量我，“我只好跳下去把他捞起来。”

“如果你跳下去喊救命，我也会救你。”我说。

他扔下浴袍：“我们比比看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啊。”我接过他的双拐，顺手放在池边。

“南池高中。”他指着我游泳衣上的白字，“就是你的中学？”

“是啊。我们高中的门口有一条大街，叫西门大街。南池、西门，多么古色古香的名字！”

“什么时候你回老家，我也跟着去看看你的高中吧。”他脱口而出。

我站在他面前，伸手摸摸他的后脑勺：“沥川同学，怀旧找你自己的老家。”

“等会儿游完泳，我们就去吃桥米线，好吗？北京城里一定有，对不对？我站累了，得跳了。”他说。

我们同时跳水。

我奋力向前，游得飞快，却能感觉到他一直在我身边，我怎么也超不过他。到了最后30米的时候，他不见了。等我游到终点，一抬头，却发现他坐在泳池边上，看着我笑。

“今天吃得太多了，身体沉，游不快。”我狡辩。

“不服气，是不是？”他把我拉上来。

“不服气。”

“再来400米？”

“再来。”

我们又同时跳下水。这一次，他很快就把我甩到后面，一路领先，直到最后。我冲刺时，一头撞在他的胸口上。

“噢！”我叫了一声。

“又不是正式比赛，不要游那么猛。”他把我从水里拎起来，“我不挡着你，你就撞墙上了。”

“奇怪，今天怎么没有别人游泳？”我看了看四周。

“别人都在下面那层。”不用说，他设计了这幢大楼，对大楼的某些设施拥有特权。

“太好了。”我说。

“什么太好了？”

“我得趁机收拾你。谁叫你让我在校长面前出洋相来着？”我跳起来，把他推到水中，在水里拧他的背。

“噢，噢。”他辩解道，“我这不是在你争取奖学金吗？”

“你还说，你还说！”我不由分说地掐他的脖子。

他抓住我，把我的双手反扣起来。我在水里踹他的腿：“放开我！”

他反而扣得更紧，不让我动，忽然他开始吻我。

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么快就发生了。

(摘自《沥川往事》施定柔 著)